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三二

恥躬堂文鈔十卷 恥躬堂詩鈔十六卷 彭士望撰

一

留素堂文集十卷 蔣薰撰

二九五

南雷文案十卷外一卷 吾悔集四卷 撰杖集一卷 子劉子行狀二卷 黃宗羲撰

四〇九

寧都易堂九子之一

南昌彭士望躬庵著

恥躬堂詩文合鈔

咸豐二年重鐫

板藏本祠
翻刻必究

恥躬堂文鈔

恥躬堂文鈔

恥躬堂文鈔原敘

躬庵先生爲文章務以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好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每見躬庵文則顏色消沮心怵惕而不寧嘗譬之戰鬪弓人聚六材以爲深弓矢人相苛眈羽以爲兵矢而使貫蝨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失弓矢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庵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爲曲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兩時敘

敘

行百川灌漑溝澮原涼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溢溢漫衍亡其故道而所爲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目驚潰而不之見躬庵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立義聲於天下其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慨激昂連累旁及輟轍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自忍予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庵與林確齋始而躬庵一見予遂定交同確齋徙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予百數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于僞君子中于虛君子虛美相高

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于僞不可救止
又極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謂足與
虞廷十六字相配予驚以爲奇論而甚安之逮今二
十年躬庵予所以見之文章者率不越此意蓋天下
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破沈塚墓殺民
人在俄頃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寶珪行禱祀或
竦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徵徒役糾一束
之薪一抔之土以謀閑塞則亦幾何其能濟也易堂
諸子中鹿鹿無狀莫過予而確齋貞疾且十年躬庵
敘

魏敘

二

今年年六十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
心余竊懼夫托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
而不能進也悲夫易堂愚弟魏禧譔

恥躬堂文鈔自敘

予生平作人作文字有學有不學司馬遷爲項羽本
紀學書不成去學劍當學萬人敵又不肯竟學張詠
送寇準準曰何以贈我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後準
讀光傳至不學無術笑曰張公謂我矣予弱年兄事
歐陽憲萬卽與王乾維以世務相期勉恥事章句丙
戌僑梅川山中志慨慕田疇意可得爲馬援溫嶠富
弼久益蹉跌辱泥塗中韓昌黎言聰明不及於平時
道德日負其初心每一誦之悲歎彌日今既老窮居
敘

自敘

荒落無以貽兒壻及二三門人得自所爲文三百六
十五篇詩二十卷手評司馬光資治通鑑自周秦訖
五代二百九十四卷春秋五傳四十一卷僅此而已
予在易堂與魏叔子冰叔讀書各有手目而意主於
無文字處求出古人精神作略以俟後之人發揮而
旁通之叔子每謂堂中讀書其伯子善伯取巧姊壻
邱邦士入微予見大予弗辭而叔子近益專銳予之
文遠不逮叔子性又情率或一二年不操筆或縱筆
隨成不加點次文成或數年不一再視特戊巳間妄

希聖學丙申丁酉兩年日記及與程山星渚論學諸書與埋庵僧論詩則自謂朱陸復生不大刺謬惜自皓亡爲陽明念庵二先生罪人存以志戒近曾止山亟稱魏季子和公詩易堂第一而予詩獨多其古詩長篇每得之枕上腹稿韻多出入比成不更又不能割愛汰去逢好友勝事或無詩閒居忽忽或客舍驚雜無聊忽成詩詩好言事不能刻畫景狀羅縷纖細尤不喜分屬漢魏三唐及近所持竟陵歷下筆墨既多益無倫次泥沙金玉混有之聽他人取舍耳予文

敘

自敘

二

爲叔子定者十七八邦士定十二詩爲林確齋和公定十一二晚更得心疾謂萬歷來理學氣節經義辭章多虛病汲汲逢人問實藥爲程山星渚天峰諸子所詬詈益堅不自反悔是則所爲予也已矣易堂彭士望書

謹按 先觀察躬庵公恥躬堂詩文集共四十卷凡二千餘葉其板久逸而自祖父以來有手輯公文題曰樹廬文鈔者減於恥躬堂十之三所錄皆布帛菽粟之交身心學問之語去僞存

誠一歸典則竊意公晚年所自定以貽我後人者乃在是也顧其中蠹蝕霉損亦多殘缺因復謀於諸大父諸父及諸昆季輩詳加考訂用付梨棗庶幾無忘先人之訓云爾道光四年仲夏月裔孫玉雯敬識

敘

自敘

三

重刻恥躬堂文鈔敘

天地不能有泰而無否時序不能有復而無剝世運不能有盛而無衰處否泰剝復盛衰之際而能堅貞自守不隨時運爲轉移孔子之所以嘆歲寒也彭躬庵先生丁明祚板蕩之時從史公可法定福王於南都者蓋欲挽既去之人心回不眷之天命其志亦可哀矣我

高宗純皇帝

敕

王敘

一

御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有云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且以可法卽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是

本朝之於明臣可謂仁至而義盡矣人第知文天祥之有謝枋得而不知史可法之有躬庵先生也史公旣死先生遁跡江濱南方之蠢動未盡殄滅恥躬堂者知所恥以勵無恥也夷齊恥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先生恥躬之不遠夷齊時與易堂諸子講學翠微

敕

王敘

二

山中不得已也武王克商未嘗非夷齊叩馬之諫卽淮夷不靖周公東征而多士一誥猶且敬而矜之臣不忘君子不忘父天之所以立命人之所以立心也聖人所不宥者一代之憲章而所不能滅者萬世之名誼周公之繫易也於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蠱受隨者也隨蠱之間商周之象上九所云隱指首陽兄弟東郊多士而言也故於雅稱殷士曰膚敏於酒誥則曰殷獻臣於多士則曰商王士非以嘉亂賊實以維綱常周之逸民商之義士也伏讀

御書史可法復書事益知天之高地之厚於物無所不容釀太和於成周未足矜爲僅事也夫天以庸濁之氣洩而爲富貴以寒苦之氣鬱而爲貧賤以剛大之氣蒸而爲忠孝以清虛之氣發而爲文章文章者所以輔忠孝而行也富貴所不能淫貧賤所不能移采薇一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吾於先生之文而亦云然湘東後學王泉之拜譔

恥躬堂文鈔敘

自秦漢以下古文之學盛於唐宋而衰於元明至國朝初年英才輩出其故舊遺老多以氣節爲文章蓋不朽之言而又兼功德以俱立也時則宋之雪苑閩之泉上粵之北田浙西之河渚虞山之宛溪皆大名震海內而江右則以寧都易堂爲首稱程山髻山亦附見增少讀吾鄉鄒訐士遺藁見其與彭躬庵先生往復書札傾倒倍至未嘗不慨然想見其人思讀其文而不可得躬庵固易堂九子之一也壯歲服官

敘

蔣敘

一

豫章方欲憑弔其故墟某山某水爲某子之所釣遊冀得訪其後裔購其全集以慰數十年景慕之忱顧寧據章貢上游距會垣千餘里未獲一至其地僅得交彭君雲堦孝廉可其先集則云殘藁僅存未攜行篋而其文仍不可得而讀後十年上事瑞金瑞於寧爲屬邑因公至州亟登翠微峯攬金精之秀摩崖作字俯視蒼涼問所謂易堂舊址已半沒於荒烟蔓草間而邱林李曾皆式微僅三魏氏尙多繼起與躬庵先生後人猶往來不絕云既余攝州篆累月重修志

乘間一觀諸子之道文適雲堦計偕歸里急延爲兒

輩師相得甚歡一日手一編示余曰此先觀察公文集也抱殘守缺者十數年大懼先澤之淪沒而不彰也詳加考訂將授梓人乞公一言弁其首余嘉雲堦之志而幸躬庵先生之文之得見也爲欣然與校讐之役竊因之有感矣當九子高居易堂時砥礪琢磨不可一世固不知後人之能傳其文與否而後人之能傳其文者亦僅蓋有文而無可傳之後人與有可傳之人而其文不少概見皆志士所深惜獨躬庵先生以挺特堅貞之志發爲渾涵雄健之文而又得賢子孫表彰於數百年之後是天之所以待先生者厚而雲堦之所以繼述其先人者其志事亦善矣因不揣固陋而爲之序陽湖後學蔣方增拜譔

敘

蔣敘

二

彭躬庵先生傳

鎮洋陸麟書子倫

彭士望字躬庵南昌人父哲明季以諸生遊公卿間名籍甚士望少自負不屑爲庸人年十六補縣學生與新建歐陽斌元輩相厲爲有用之學哲聞漳浦黃道周平臺召對語嘆曰鐵漢也臨卒語士望當師之士望畢殯葬卽往謁道周則道周觸思宗怒繫詔獄因傾身營護之而國子監生徐仲吉以疏救道周下獄辭連士望士望走鎮江見東林諸公謀會宜興周延儒再起相道周得論戍事解甲申變聞故兵部職

傳

方司主事楊廷麟謀起兵士望爲募兵九江福王稱號有以蜚語中廷麟者井及士望乃罷而楚崇陽王華堞薦士望以兵部司務宜諭楚豫至南都部司索賂與同薦六人怒叱之遂弗用閣臣史可洪督師揚州招士望時斌元亦先在士望至則進奇策請用高左兵夾攻清君側之惡斌元助之可法駭曰君年少氣銳果爾得爲純乎由是憚兩人兩人辭歸時乙酉歲四月也六月金聲桓入南昌士望挈妻子走建昌因至寧都依魏禧居舉徵峯巔後與禧兄弟輩講學

傳

於此所謂易堂諸子者也當是時楊廷麟守贛州進吉安而諸將徐必達等氣驕不遜以士望與必達雅故乃強起之假授湖西道護諸將諸將始戢丙戌改湖東湖東治臨江居戎馬間擁羸卒數百士望脫文法謹偵謀一意殫力民事民愛護之數月免逾月贛州破廷麟赴水死士望遂自廢躬耕食力間以相地術遊江南北復教授寧化而爲學益力時江西講學者易堂外在星子者曰髻山南豐曰程山士望皆與往復大抵以陽明念庵之說爲宗而歸於有實用可試諸行事嘗謂天下學者之病在於虛經義氣節曠達文章延而至於理學經濟皆虛病也又曰學者凡病皆可醫惟僞不可醫欲以此激發後學而造就之使有用於世生平嗜朋友海內宿望結納殆遍其規諍過失疎切深痛而樂道人之善夕聞一士迫不待旦至於老不衰卒年七十四士望自廢後常以不死自恨顧心非微倖反側之徒金聲桓之將叛故大學士姜曰廣與其謀召士望士望辭去不顧云所著有手評通鑑二百九十四卷春秋五傳四十一卷詩文

集四十卷三子厚惠厚本厚下迄於今凡八世皆籍
率都以文學科第世其家

論曰明自嘉靖後講學日盛率皆竊姚江之近似而
失其真猖狂恣肆以至國亡躬庵始亦講學既而曰
不可以身謗聖賢遂止而發學者之痼一言以蔽之
曰虛掃除積習以待來者豈不偉哉

專

三

恥躬堂文鈔目錄

第一卷書

復宋未有書

與謝約齋書

與甘健齋書

復甘健齋書

復謝約齋書

與謝約齋書

復甘健齋書

與陳君任書

與許宗玉書

與洪開之書

與方素北書

第二卷書

恥躬堂文鈔

目錄

與李元仲書

與宋未有書

與魏凝叔書

與魏冰叔書

與南豐諸同學書

與陳昌允書

與陳少游書

與魏凝叔書

復邱邦士書

與謝約齋書

復孔正叔書

與賀子翼書

與門人梁份書

第三卷書

與傅平叔書

與張芑山書

與陳元孝書

與胡致果書

復王元升書

與魏善伯書

與曾庭聞書

與黃復仲書

與南嶽中庵大錯和尚書

復友人書

第四卷書 手簡

與傅度山兵科書

與周伯衡觀察書

與李梅公少司馬書

復鄒訐士書

與黎永新書

與羅周師中翰書

與廟堂文鈔

目錄

復張一衡書

復高學使書

與王乾維手簡

與顧景范手簡

與魏和公手簡

復門人梁質人手簡

與魏興士手簡

與魏昭士手簡

第五卷序

賢溪重修聖廟序

濂溪志序

史惺堂先生文集序

明儒言行錄序

明名臣言行錄序

葉文莊公集序

蕭氏世集序

祝工科奏疏序

內省齋文集序

旃鳳堂遺稿序

寒支集序

第六卷序

方輿紀要序

讀書簡要說序

瑞竹亭初集序

李深齋遺稿序

獨漉堂詩序

瓊島行詩序

六瑩堂詩序

魏興士文序

門人宋岸先詩序

顧宛湄閩海秋懷詩序

顧耕石先生詩集序

魏和公南海西秦詩序

與廟堂文鈔

目錄

三館教式序

六書采序

贈董舜民遊江粵序

送熊養及序

贈北田四子序

第七卷序

李元仲七十序

魏叔子五十一序

黃維緝進士五十序

魏季子五十一序

門人梁份四十序

彭茗柯五十序

蕭孟昉六十序

劉翁九十壽序

徐健庵春坊五十序

李慧庵明經六十一序

羅母黃太君壽序

第八卷記

翠微峯易堂記關

程山堂碑記

傳是樓藏書記

瑞竹亭記

首山濯樓記

沔坑施田賑獄記

聽松圖記

遊西陽山記

爲門人夏玉田題祝枝山梅花詩卷記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第九卷書後墓表生誌祭文字說

恥躬堂文鈔

目錄四

書關盼盼詩後

書朱勃詣闕上書訟馬後

書歐陽子十交贊後

書觀行堂記後

書織簾居唱和詩後

書巫節婦傳後

書門人鄭去非蘭卷後

謝烈婦墓表

魏徵君墓表

長洲舊文學顧君生壙誌

魏叔子祭文

甘素衷字說

第十卷雜著

葑芻別同學諸子

後生畏語

藥格

論戰國秦

恥躬堂文鈔第一卷

南昌彭士望躬庵著

寧都五葉孫世孫以孫七世孫元校刊

書

復宋未有書

恥躬堂文鈔

卷一書

任生歸具悉手教知先生畢力從事於道且若以不肖弟爲有知者虛已下詢感愧并集此事非堅挺沈毅之士不克負荷茲屬之先生誠斯世之幸辱在心膺何快如之今天下嚮往於此者間亦有人卒不免

爲佛老之歸許吳之徑竇其僞雜不必言矣顧其上節義之我未忘以一行一操爲至足聞先儒謂諸葛韓范司馬文山有不著不察之病輒搖手相怪又上則觀聖賢之門牆惟主先入未實體於瞬存息養之功以窮究夫此心動靜變化之妙以字面爲同異辨議爲防閑爲幾微之已所蔽遂無以見天地之太品物之殊古聖賢之純備居敬則訾議良知主靜或偏遺格致聚訟紛紜至今不決而不知先儒所爲立此法程者不過入德之門其神而明之觸類而長之則

有在於徒義遷善深造自得非言說所能盡亦非天資可得而助顏氏之所謂竭才末由其概也前奉教謂良知不過是非之心乃四端之一未可以日光爲天而念庵以打坐爲撒手法覺此心超然居萬物先則又似鏡光之於日月愚於道毫無所窺作輟自棄敢復置辨竊嘗從陽明念庵二先生之書以仰邇周程朱陸諸先生之學其源蓋無不同者其有不同僅循途之跡或以舟或以車或馬或步並達於所詣之地辟之名物同此物也其五方之鄉音何可得而強

聯躬堂文鈔

卷一

書

二

同今不問取物之得與不得而徒欲強鄉音之必不可同者而使之同則夫子亦何取於語上語下之殊互異於問仁之告箕範亦何有於剛柔之克而濂溪得無過爲剛柔善惡中之分別也哉且道亘萬古而無弊時日異而相新法亦必因時而互救故易有先後天不同其用者矣伏羲之所不言文王言之周公之所不言孔子言之歷漢而宋而關京言之堯夫言之季通言之朱程言之者矣而況於氣秉之質習或受於天或受於地或受於家或受於游處聞見倍履

聯躬堂文鈔

卷一

書

三

而不可詰自思孟而下思有以反之自不無挂漏相倚爲虛實之病朱陸薛王共輔車也互藥病也其意主於車之行病之去至於心手兩忘元氣充復視輔與藥亦不過一時之用其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則青田原無陸子靜新安原無朱晦翁此誠有見於其大者也其或不得已而有言不無動於色與氣則亦諸賢我執未忘充養之未盡彼濂溪之於清獻明道之於介甫陽明晚年之於蘧庵張桂豈復云然令必標榜爲名立異爭勝以自峻其門庭此小夫僉人之陋稍眞實爲己者尙恥不爲而謂諸賢爲之必不然矣于教又疑謂無中生有心卽理也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謂窮理之要曰無欲謂窮欲之盡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似乎以無心無意無知光盪盪地爲天理極則不獨龍溪躍冶云龍溪之罪已詳復約齋書中及愚所載日記不更贅夫無欲周子之言也只有所向便是欲明道之言無中含有朱先生亦嘗言之也橫渠云性無爲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又曰心統性情卽所謂心卽理也其謂無善無惡心之體

蓋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是謂至善已載傳習錄極其條晰無善卽至善也此陽明集先儒之言證之非一已臆說卽愚所謂不必強求於鄉音而物無不同者也必以是而疑之則夫子無知空空而竭兩端亦無中生有法中庸聲臭且無何有善惡形色天性與心卽理也又奚以異窮理至無欲斯極則矣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正與大學有所之而辟互相發明乃精擇之至纖惡不容非謂欲仁亦有所不許也陽明良知從萬死一生得來念庵表之曰世間

恥躬堂文鈔

卷一

書

四

那有現成良知又曰學者多率意任情以爲良知於仔細曲盡處略不照管不知心感事而爲物感之中須委曲盡道乃爲格物又曰今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覺鍛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又曰無所存而自不忘一句說得太早此最是毒藥執之則生機拂一句甚是但容易爲人開手千古未有開手聖人懸崖撒手莊子有此言吾儒方妄引自解今有人到懸崖上撒手者否乎何獨在平時說撒手事以弟所聞於

念庵者略節如此舉之更僕不能盡乃知良知全在於致不致便是良知致知之功夫而後成非得少爲足念庵所爲曉曉犯龍溪輩之難正以救現在良知之弊其所爲打坐爲主靜歸寂豈比於枯禪入定斷滅者乎且龍溪之弊隨知流轉全在於動故念庵救之以靜而所謂主靜者乃無對之靜非動靜之靜周子亦嘗言之矣何獨於念庵而疑之蓋中庸之獨之未發之不覩不聞與濂溪念庵之靜皆指一物特字面之異苟不實從事於戒懼於慎絕利一原多歷

恥躬堂文鈔

卷一

書

五

年所則亦不知一物果爲何物而斤斤於鄉音之同不可得也弟嘗與甘健齋書謂文恭如拳棒場老教師審歷精妙寸寸是打步步是跌卽文成與學者言尙有隱而不發獨此老於學人病痛擢體搜根毫無諱匿而工夫要處隨在拈出從人領受此心可垂萬世乃吾鄉目之爲仙禪外道於陽明則目之爲奸雄爲異教曾不一細讀兩先生之書以論其世以考其行以求其指歸究竟之所在庶幾遇之將必有從之恐後者矣抱此意六七年同之者僅一確齋向偶言

於嘉禾疑信者半今辱下問遂不敢不竭其愚弟不肖卽不獲以身明二先生之教百世而下必有以鄙言爲不謬者先生其亦信焉否乎去臘田居偶成感逝詩百七十韻稍抒積抱敬納一通并廣同志正學寥寥不絕如綫有疑義勿怪往復爭辨動氣講學陋習是在先生約齋弟輩痛湔洗之乃克已第一義舍此更無工夫也文成全集有傳習錄年譜者念庵文要係王塘南訂輯俱宜購覽其李贊及陳幾亭所刊俱足爲文成累尤最誤於周海門聖學宗傳一書似

恥躬堂文鈔

卷一

書

六

之亂眞亟宜別白書不盡言百惟亮察
吳竟魯曰說得完全精透足破從來講學爭辨陋習朱陸未睹此也卽先生學力深造於此具見此非書本聰明意想之所能得先生急於救世饑寒迫身違已交病自恨心雜學力未充遂不談學每云不敢以身謗聖賢此卽不自欺之良知視色取行違者十百矣然此等文字何可磨滅讀此尙欲孰辨則其人永絕入德之路何足與言

與謝約齋書 名文海南豐

春間兩奉手教俱極剴切肫至感骨月愛何能已已愚竊以爲學工夫自非專人靜一屏謝雜務培植基本以年歲爲期而遽欲以之宰制經綸主持斯道將必不免於牽補架漏走透滲漉其稍能自力者或可免顯然之悔尤其不能者則義襲貌恭情僞包裹紛然潛伏而不自覺令不其然則是其資更出於白沙陽明念庵數先生之上而陽春臺龍場石蓮洞之堅苦刻厲皆爲鈍漢徒自托於二氏之歸此則非鄙人

恥躬堂文鈔

卷一

書

七

之所敢知也矣陽明先生本堯舜惟精惟一括之爲致良知體用完備愚智同歸乃聖學嫡脈然俱從萬死一生得來非可倖至恒謬謂充實而有光輝惟陽明濂溪明道足以當此其他可云充實未可云大故其品爲完人措爲鉅業雖歷試之盤錯必不可爲之途神化疾速聲色不動幾於格苗格姦一洗千百年儒者坐論迂疎之陋使非以媚嫉數擠得柄用則其治可俾伊周全書尙存誰能增飾旣不幸勤事野死其徒之賢者徐曰仁莫惟乾輩又皆早沒獨令王畿

假大耋之年鼓如簧之舌以依知解爲致良知提弄
精魄猖狂妄行一時士大夫之無識者喜其圓融以
爲易簡內足以濟其苟且沈溺之私靡然從風傾煽
海內獨念庵以私淑起而閑距救之以充養振之以
峻潔至著爲異端論良知辨以譏切之晚年錢緒山
謂道有所屬載其往復書十餘篇以終年譜蓋謂陽
明致知之學得念庵而益彰意有在矣念庵卒幾耄
荒益無忌憚一時名儒輩出吾鄉實繁有徒皆酣其
餘毒更進而引申焉其害至於今未有已說者謂無

恥躬堂文鈔

卷一

書

八

善無惡之旨實誤之夫經書語錄所載曰不識不知
曰寂然不動曰不覩不聞曰無聲無臭曰無極曰太
虛曰人生而上曰仁體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與無
善無惡何異二氏每引之以相附和然則子思濂溪
程張之賢文王孔子之聖亦不免於二氏之歸歟若
謂陽明不宜有畿以堯舜而有丹均文武周公而有
管蔡孔子之有陳亢宰予冉求程門之有邢恕卽顯
道定夫龜山彥明諸大儒晦翁俱謂其落禪而不達
晦翁之世服習其學者則有吳澄姚樞許衡之屬身

自陷於不義使必謂爲先傳所誤則堯舜其將爲戎
首矣乎蓋學不在於師傳而在其人之自力孟子曰
亦爲之而已矣傳曰待其人而後行故惟其人雖念
庵之生晚聞良知之學而卒以有成非其人則畿以
及門之久師死而遂背之至以其師之學蒙世詆陽
明高弟自曰仁惟乾畿而外如錢緒山輩規矩謹嚴
於念庵夜坐詩猶相警戒每指刺畿謂與師傳不類
人願以畿罪陽明獨不聞以曰仁惟乾緒山念庵諸
公功陽明何也且薛侃所記傳習錄陽明有云無善

恥躬堂文鈔

卷一

書

九

無惡理之靜有善有惡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
惡是謂至善又云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便一切都不
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
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路會其有極便自一循
天理便有个裁成輔相其言明顯切實如是人從不
舉此何耶當時宗旨四句必得下三句乃爲完足陽
明意尤重格致乃其學一生命脈所係以畿之智豈
不知此況其師謂虛寂病痛不是小小已早說破而
畿不謂然每見其集開卷載天泉證道肺肝便自和

盛托出兼擅竄師旨附會邪說謂爲天機漏泄語極卑陋傳習錄所記曾有是否念庵謂金色未成火候先輟一語已破畿膏肓之病而今率以此病陽明誣其禪陽明序象山集謂象山與禪之書具在宜比而觀之考其同異勿徒爲矮人觀場莫知其悲笑之所自嗚呼其亦不幸自鳴也矣畿背師誤人罪在萬世世之謗陽明者幾身謗之至今未已望是以深恨疾痛而力攻之言屢見於篇牘其時貴鄉有李大經問窺畿之罅隙竊自負於尊朱內挾勝心外張羸氣恃

恥躬堂文鈔

卷一

書

十

其辨博妄意陽明亦近溪伍大肆詆誣甚至節脫竄易陽明之言舞文羅織過於酷吏其爲大學稽中傳全無血脈徒陰竊陽明之長顯伐晦翁之短合以矜其一己之能究不能逃明眼人之鑒名曰稽中不中就甚其他著述浮夸駁雜結舌聱牙以艱深文其淺易又好改易經文撰造字面雜出紛紜令觀者茫然無入手處苦其煩難畏其博奧以爲名高夫使道可多學而識則孔子一貫既欺端木又欺萬世大經何不竟非孔子而議之昔伊川於橫渠正蒙尙病其苦

思力索無寬裕自得之意今取大經之書合從來傳錄觀之有如此氣象否其時人謂其似李觀不謬而愚尤謂其有商韓深刻之氣秉心不可知比聞先生繙其書大爲更訂將以行世中更有一二可採乃出先生塗飾與大經何與安得起九原而改之唐荆川謂萬世人眼毒瞞得誰過當必有辨之者弟向所云主活敬固知習死而後敬活然敬能活習未有不死者敬不活必非真敬其於習方不免滅東生西之患終無廓清之日主活敬朱子語也非弟杜撰前惠書

恥躬堂文鈔

卷一

書

十一

云云尙是倒一邊見地與弟矢鋒相接處其去遠矣有往復幸更訓我勿悛

女夫黃建曰講學偏執宗旨欲人尊從盛氣爭辨此爲意見非窮理也自朱陸德性問學無極大極累牘不休竟忘却兩而字自分歧於一貫耳陽明指晦翁爲楊墨自是失言而後人以無善無惡詆陽明爲異端邪說亦未免過甚至謂念庵奏名長遞後竟仙去齊東不學遂至於此此書分疏陽明極其公正罪狀龍溪絕非深文平心讀之考亭象